

新警春日手记

□ 齐昱

四月的警营被一层轻柔的白纱笼罩，杨絮乘着风势掠过单杠，滑过战术靴的纹路，在四百米跑道上织就浮动的云。

我常望着这些翻飞的絮朵出神——它们既是春日里蓬勃的生命符号，也是训练时最调皮的“对手”。当它们飘进作训服的领口，掠过淌汗的眉骨，那些关于成长的感悟便随着纷飞的白絮，在警徽下渐渐清晰。我们这群24岁的新警，在这纷纷扬扬奔跑，呼吸间尽是生命的絮语，汗水滴落处，竟也开出朵朵倔强的花。

● 随风飘荡：絮舞迷津处，心灯照归途

最初的日子总被这样的絮影扰乱心绪。初入警营的我们，也曾如这些迷途的雪絮，在擒拿格斗的招式里辗转，在射击靶场的准星间徘徊。晨跑时排头刚喊起“一二三四”，成团的杨絮便顺着口令的尾音钻进鼻腔，引发队伍里此起彼伏的咳嗽。它们像未经打磨的少年，在风里翻着跟头打旋儿，粘在单杠的防滑纹上，趴在障碍墙的木板间，甚至调皮地停在战友的帽檐上。朋友圈偶然间看到过一张图，是同事在纷飞杨絮中进行着越障训练，杨絮忽然扑进眼眶，视线模糊。刹那，我仿佛透过这张图片，看到了他咬紧牙关坚持后的突破，听到了指挥员浑厚的口令穿透纷扰：“心不乱，劲不散！”这句箴言如同纷纷扬扬思绪系

上绳结，让飘忽的意念落定生根。

当飞絮落在“特警”臂章上，它薄如蝉翼的绒毛在光束里轻轻颤动，我读懂了春天的哲学：随风飘荡并非失去方向，而是等待风起的智慧。警徽下的我们，该是扎根大地的胡杨，是能在风中站稳军姿的劲松，哪怕春絮迷眼，也要守住心中那道警戒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训练服上，飘絮化作流动的星图，标注着从青涩到坚毅的迁徙轨迹。

● 生命延续：絮落沃土时，春泥护新枝

下班路上，忽见一团杨絮停在训练场边的梧桐树下。它不像空中的同伴那样肆意飘荡，而是安静地伏在新抽的草芽旁，绒毛里裹着细小的种子。忽然想起韩昌黎笔下的飞絮，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从前只觉得这是对杨絮的调侃，此刻却读出了别样的坚韧——这些看似柔弱的絮朵，正用最轻柔的方式完成生命的接力，把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。

就像带我们新训的二大队教官“天团”，总在示范擒敌控制技术时故意放慢动作，好让我们看清每个发力的细节；就像教官在仪表着装、礼仪礼貌和队列动作等方面对我们严格要求，从小事着手培养警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。警营里的传承从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老队员帮新警调整战术腰带时的轻声叮嘱，是查寝时对生病战友的声声关怀。

那些在训练中磨破的作训服，

在障碍赛中留下的身体淤青，在电子文档中的修改批注，都成了我们传承警魂的“种子”。那些落在作训服褶皱里的种子，终将在岁月的土壤里长成亭亭如盖的忠诚。飞絮钻进防暴盾牌的缝隙，就像老警官们无时无刻在向我们传授着经验。如同杨絮带着使命飞向远方，我们也终将带着前辈的期许，在守护平安的征途上生根发芽，一路高歌，成为像他们一样穿云破雨的石门利剑。

● 以柔克刚：絮化绕指柔，百炼成精钢

“悲观者永远正确，乐观者永远前行”，这句话曾让我困惑。直到目击队友们在絮雨中完成红蓝对抗演练——催泪烟雾与杨絮共舞，战术动作在粉尘里定格成雕塑。我突然懂得：真正的前行者，总能在悲观的灰烬里种下春天。

当模拟的暴恐分子持械冲来，我们组成的人墙如钢铁般矗立，却见杨絮正从盾牌的缝隙间轻轻飘过，落在战友紧攥的拳头上。刚与柔的冲突发生在一瞬间——原来最坚韧的力量，从来不是一味地刚硬，而是像杨絮般在风中保持平衡，在困境中寻得方向。

我们练习用丹田之气过滤纷扰，在呼吸吐纳间将干扰化作前进的鼓点儿。当春风裹挟着絮雪扑面而来，我们学会将疼痛在肌肉里沉淀成记忆，把信念在汗水中淬炼成钢。那些落在战术手套上的飞絮，像极了我们青春的隐喻：看似轻盈

的飞翔，实则在泥土里积蓄着破土的力量。现在的我们，早已学会在漫天飞絮中调整呼吸节奏。跑步时舌尖轻抵上颚，让絮朵顺着气流滑过；端枪练习时余光扫过飘动的白影，却能始终锁定目标。那些杨絮成了训练中的特殊陪练，它们教会我们在干扰中保持专注，在柔软中看见力量。就像警服上的警号，看似是金属般冰冷，却在日复一日的摩擦中，渐渐染上体温的温热；就像我们的理想，在杨絮般纷扰的世界里，反而愈发清晰坚定。

夕阳西沉时，看杨絮乘着四月的风掠过办公楼的玻璃，在阳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。训练场上星星点点的银白色，像是天空写给大地的信笺。我们站在这里，听见骨骼拔节的声音与杨絮破壳的轻响共鸣。

24岁的我们，正与18岁和30岁隔着相同距离。在这个青春飞扬的年纪里，我既想要快速融入社会的肌理，也想守住心中的理想；飞扬不是放纵，而是带着使命的翱翔；柔软不是脆弱，而是藏着坚韧的力量。

当集合哨声响起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茫茫絮雨。那些曾让我们困扰的白絮，终将在时光的沉淀中，成为警营春天里独特的记忆——也许多年后回望，会记得某个杨絮纷飞的午后，自己在笔记本里写下的话：“愿如杨絮，带着生命的热望飞向远方；更愿如警徽，在岁月的风雨中始终明亮。”这或许就是警营春天的意义：让每一片飘飞的絮朵，都成为理想的注脚；让每一次挥汗的训练，都通向更坚定的远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特警支队）

□ 王青山

春天的风，那是思念的提示音。春天的雨，那是感动的润滑液。

一场春风，吹起了一则噩耗。那是曾经的老所长突然之间与世长辞，将时光永远定格，把生命化作了永恒。他虽未经痛苦，却把悲伤留给了世人；虽没有先兆，但把遗憾和怀念留给了亲人和朋友。

往事如烟，却如风化雨。虽时隔多年、物是人非，可往昔的时光就像一帧帧照片，依然一幕幕生动地再现眼前，触动着人心。

回首往昔的共同岁月。在派出所繁重的工作间隙，每周一的晨例会从未间断，多年如一。每次例会都是在院里整装列队召开的，时间不是很长。每一次例会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，那就是老所长提出的“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办好事、当好警”的“四好”口号。随着岁月的洗礼，这已不只是口号，如沐春风，其内涵和精髓早已随着言行渗透进了每名民辅警的心中，渗透进了工作的方方面面，渗透在了辖区的角角落落。虽时隔数载，仍历历在目，如影随形。

警察，是正义的化身。在抓捕嫌犯现场，在化解矛盾时群众家的炕头，总会出现他的身影。他总是身先士卒，拖着那条多年前因股骨头坏死而动过手术的伤腿，从未缺席。惩恶扬善，是他的行动指南。

记得有一次，通过线索得知，一名在逃多年的嫌犯潜回家中，短暂逗留之后，准备再次出逃。警情就是命令，时间就是战机。他顾不上多组织警力部署抓捕工作，一马当先，带领两名警力火速赶到嫌犯家中。在狭小的院落中，嫌犯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，在惊愕的同时，迅速一个箭步冲向门后。几乎同时，老所长拖着伤腿，以雷霆之势跨前两步，双手紧紧扣住了嫌犯伸向门后的手腕，随后，在两名警力的密切配合之下，迅速将嫌犯制服。可再看门后面的时候，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赫然立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不由得令人惊出一身冷汗。事后说到这个场景，在让人无比敬佩的同时，也令人不禁为他的安危捏了一把汗。

人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警察。尤其是派出所工作，化解形形色色的群众矛盾已是家常便饭，更是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。一次在周一例会的时候，几名群众将锦旗送到他的手中。原来是辖区老旧小区的两户人家，因为雨季排水问题多次发生矛盾，纠纷已久。他在了解了情况之后，放弃了节假日休息的时间，多次深入双方的家中做沟通工作，并积极联系社区干部和市政部门领导，最终铺设好了下水管道，化解了多年的积怨。双方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，从此握手言和，并真诚地将这面锦旗送到他的手中，表示感谢。在工作间隙，他常说，要保持有信心、精心、耐心、公心的“四心”工作法，群众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对待群众，他无微不至，对待所里的每一名民辅警，他总是体贴入微。每当所里有人因伤病住院治疗的时候，第一个出现在病床前的总是他。他那饱含深情的关心和鼓励，是病人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动力。每当有民辅警因家庭琐事出现困惑的时候，他总是像及时雨一样给出谋划策、排忧解难，使民辅警顺利摆脱困境、走出迷茫。在所里，他没有所长的架势和派头儿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“大哥”。

笔墨抒不尽情意，春风吹不走思念。风雨洗尽了铅华，却止不住感动。风雨入梦，却已是昨日的云烟；日月煮酒，却只能告慰离别的悲欢。曲终没有句号，只留下无尽的慨叹，昔日的把盏言欢只能期待着梦中浮现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私语

韩志强 摄



追梦走笔山海间

□ 李和平

心中有梦，追梦圆梦；笔端有情，燃情抒情；脚下有路，崎岖宽广；山海有色，多彩斑斓。

田埂上的墨香

1955年9月，我出生在宽城中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。受父母的教育，19岁那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全村最年轻的党员。这里不仅是我生命的摇篮，还是我品德形成的原点，又是我向着实现新闻写作梦出发的起点。

纵望流淌的瀑河，我想到了17岁那年，曾跳进河里捞起过父亲捕鱼时飘落的一顶草帽，那湿漉漉的柳条、编织进我们整个中街村父老乡亲的辛酸！可会有谁会想到，我这个农民的孩子，日后会在军报上写下烫金的标题。

高粱秸编织的笔袋里插着半截铅笔，当我在田埂上写下第一篇作文时，蚂蚱正在啃食着我的裤脚。那年，我蹲在砖窑边记录烧砖兵的指肚被石灰烧出水泡，墨汁顺着笔尖流淌，在土坯墙上终于洇出了第一朵新闻之花。当《承德日报》的铅字在晨光中闪耀时，我突然懂得：有些火焰不会被饥饿所熄灭。

军号中的淬炼

我的新闻写作梦，始于故乡田埂；梦的加速绽放，却在火热的军营。1976年2月，我应征入伍了。

军号声声，吵醒架上雄鸡；喊声阵阵，惊飞林中宿鸟。我从起初驻守于围场半截塔镇的战士，到后来历任连队文书、营部书记，再到后来担任集团军政治部干事、警备区（军分区）办公室主任，都得益于嘹亮的军号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，得益于军队淬炼了我的意志、品德和才能。

在新兵连的炊事班里，我把柴灰加以搅拌当成墨水，在碗橱背面写下屡退屡投的第108篇新闻稿。在连队时的农村驻地，我的新闻稿在小油灯下增高厚度。当指导员把我的稿纸钉在荣誉墙上时，北方的雁阵正掠过靶场上空；那些被铅字托举着的青春，在军营中开放出不败的花朵。

“不吃千般苦，写不出好稿子！”这是我对写作实践的一种感悟。有段时间，连队没有自己的营房，只好住在农村老农家。白天我要全身心地投入营建施工、军事训练之中，晚上还要抢时间点亮油灯爬格子、写文稿。虽然艰苦，但我对新闻写作梦的追求并没有丝毫改变，而是坚持把文稿写完，有篇稿子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。对此，我深有感触地在日记本上，摘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

笔锋下的山海

1987年9月，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。这次深造，成为我新闻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从此蕴藏出的笔锋

更趋闪亮与犀利，且使我的新闻写作梦出现了质的改变。

在南京学院的两度春秋里，我渴饮着以新闻学为主的系统理论知识的玉液琼浆，苦学专业基础课程，深钻专业核心课程，躬行实践类课程。

趁着傍晚黎明，抢抓课外业余时间，我沉浸在图书馆里潜心苦读。我悄悄地把《新闻工作者守则》誊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，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就是我在为日后的铅字人生立下的誓言。一晃毕业的时间到了，朱京院长、系主任郑旷在毕业留言册上，都为我作出了“小新华社”的评语。

1993年，秋色染满燕山。我从承德警备区调往秦皇岛军分区工作，那时手里有3篇报道承德基层工作的新闻稿，被采访者为补充新情况追打过来的电话声，几次中断或淹没了我与领导见面对接的谈话声……

秦皇岛的海风卷着盐粒敲打着窗棂，我在39摄氏度的高烧里写完征文。药片在搪瓷缸里溶解时，稿件已经寄往京城；醒来时，军功章在枕边闪光。我手中的笔总在山海间、时代画卷上勾勒着浪花，一直到警服上的警徽取代了领章上的红星。

到站前后的腾跃

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。列车进站时总是要减速的，我原以为人生也是如此。谁知载着我新闻写作梦的这趟列车，偏偏不按常理行驶，它竟在到站前后，让我有了一个个闪亮的腾



AI制作：李胜男

跃。

我告别了挥洒青春热血的绿色军营，1999年，转业到秦皇岛市公安局，先后任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副政委、市公安局警察协会秘书长等。每一个新身份都是新的挑战与责任，我的笔触也从记录军旅生活，延伸到描绘警营日常，以及拓展到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阔天地。

一段段的文字，填满了非凡的岁月。我怀着对人民警察的敬意和对秦皇岛深沉的热爱，采写出一篇篇滚烫的新闻稿件。2002年7月，43万字的文集《笔

底潮声》出版发行，那是我新闻写作梦之圆梦路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到站后再次飞身腾跃是一种必然。2016年10月，我光荣退休。我认为：作为一名党员，退休不能褪色，圆梦不能叫停，退休不是休止符，而是一段激昂乐章的前奏曲。

2025年3月，我专心投入到了公安文学的创作当中，岁月沉淀的不仅是写作技巧，更是对公安文化的一种深刻理解和火热情怀。

读懂夕阳，我将梦笔山海！望尽天涯，我要走遍世界！